

让我们记住这些“战疫”网文

永远不要忘记它们给予的温暖和力量

守护这座城！ 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

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，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上的百态。光明与黑暗总是交替上演着。希望下面这些故事，可以给你带来正能量。

医生父子隔着防护玻璃打气

湖南郴州，急诊科医生徐自强，已在疫情一线连续工作48个小时，忙到连抬头的工夫都没有。

终于到了午餐时间，赶紧抽空到隔着不到10米的发热门诊隔离区看望同在值班的儿子。近在咫尺，两人却隔着防护玻璃无法交流。

匆匆之间，徐自强赶紧拿出笔和随身携带的处方笺，快速在纸上写下：秋笔，加油！

隔着面前的防护玻璃，父亲举着这张纸，手上比起一个大大的V字，儿子在那头会心地点头。

我们是父子，是朋友，更是战“疫”一线的战友……无需多言，只需四个字，一个点头，彼此的心意就了然于胸。

医院的供给部队

他叫钱冉昇，是京东物流武汉将军营业部站长，负责的物流配送区域包含金银潭医院。

他每天穿梭于疫情核心区，平均每天配送200单，他说：不只是他，还有千千万万个和他一样的人，共同撑起了武汉医院的物资供给。

“我是来送菜的，菜不好看，但很甜！”

疫情刚发生的前几天，北京、上海的医疗队驰援武汉，就近住在金银潭医院附近的酒店。这个区域可是疫情的高发地，很多人都避之不及。

45岁的菜农秦师傅听说有医疗队来援助武汉，就赶紧筹措了24箱新鲜蔬菜，有大白菜、小白菜、菠菜、葱……他不会导航，没有保暖的汽车，开着简陋透风的三轮车，一路打听询问，走了40多公里，终于找到了地方。

当酒店工作人员问“一共多少钱”时，师傅腼腆地说：“我不要钱，就尽一点心。实在不好意思只有这么多，我们挑了最新鲜的，虽然不好看，但很甜！”

那个捐出口罩的年轻人

他叫郝进，曾经在口罩厂打工，去年因为工厂的效益不好他辞职了，厂里没钱，给了他价值两万元的口罩抵工资。

春节前后他听说口罩紧缺，立马将口罩捐了出去，村支书要给他钱，说：小伙子，其实大家更希望你收这笔钱，因为这是你用汗水换来的，是你应得的，我们不能欺负听话的人。

他们没忘记独居老人

他们是基层社区工作人员，收集社区独居老人信息之后，向他们捐助口罩、蔬菜、药品、生活用品。

由于物资采购量大、配送地址分散，他们常常累得瘫坐在地。独居老人无疑是这场疫情中的弱势群体，他们的信息相对闭塞，出行相对不便。但是幸运的是，有那么一群人，依旧没有忘记他们。

闭关二十天，家里几乎弹尽粮绝，又不敢出门添乱。每餐做饭前无数遍翻看冰箱，见门边还有半包干虾米，眼睛一亮。“既有山的味道，又有海的味道。”好吧，来个白菜炒虾米。一棵白菜已经吃了四五餐。变个花样，希望孩子们能欢喜。

从小生活在农村，看着土里刨出的食粮——稻谷、玉米、大豆、番薯、土豆、青菜、萝卜等，掰着指头就能数清其品种数。可这些单调的主食，是农人们一整年一家人的口粮。

“仓里有粮，心里不慌。”有计划、会盘算的农人们巧手变花样，勤快懂存。每天起早贪黑地不停折腾，如过冬的动物，时刻为一家人的口腹跌宕、谋划、操持。

青菜出了。青菜炒饭，青菜手工面，青菜炖水后拌辣酱。最奢侈的是青菜炒腊肉，来几盘我们也一扫而空。只要换个花样，我们兄妹就吃得很快。眼看春来升温，青菜就要抽薹了。母亲赶紧趁着天晴的日子，摘除下的绿色叶片喂猪，剩下的菜梆子放在太阳下晒上一天。等半蔫后切丝，和上酒糟、辣椒、盐，密封存入瓮里。等盛夏里，一口清淡的白粥，一口酒糟菜梆，那个爽口、过瘾。萝卜刨成丝，刨

被困武汉的宠物

武汉“封城”后，很多养宠物的人无法及时赶回，他们的宠物被困在家中。

为了不让这些小家伙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绝望地渴死饿死，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志愿者决定，帮助有需要的主人上门喂养宠物。

他们知道，这样做会增加自己被感染的风险，但是他们更加不愿意的是，在这场灾难中，抛弃那些弱小的生命。

接医护上下班的人

他叫黄晓民，是武汉医护人员接送车队的志愿者，他与家人隔离，专门护送医护人员上下班，每天接送人次多达400。

他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不忍心看到在一线拼命的医护人员们在深夜下班后没法回家。他明白这样一个道理：为众人抱薪者，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。

“请问，你是陈柄？” “是的，你是小奇？”

浙江绍兴，隔离病房里医生们都穿着厚厚的防护服，单看外表全都一样，根本认不出谁是谁。

一对医生夫妻因为工作的需要，已经接连好几天各自住在单位宿舍，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。有一天他们突然在隔离病房门口相遇了。起初，两人并没有认出彼此。

直到一个人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：“请问，你是陈柄吗？”

另一个人有点惊讶地答道：“是的，你是小奇？”

认出彼此后，两人轻轻地抱了一下，只有短暂的几秒钟，然后迅速投入到了各自的工作中。因为病人需要他们，医院需要他们，他们的小家只能暂时地分开，他们想让更多的家庭尽快收到亲人无恙的消息。

不能让冲在最前面的人连个饭都吃不上！

疫情发生后，武汉“封城”，几乎所有的餐馆都已经关闭，医院里的一线医护人员24小时连轴转，甚至连基本的饮食都无法保障。

90后的餐馆老板邱贝文彻夜难眠，最后决定——24小时为一线工作人员送餐。

刚开始只有她跟丈夫两个人，后来父母、弟弟妹妹们也来帮忙，五六个人连轴转，店里的锅不够就出去借，菜都选新鲜有营养的，保证两荤一素，菜价却只有15元。

她说，不能让冲在最前面的人寒心，连个饭都吃不上，但我们能力也有限，只能保证附近医院的医护人员。

姑娘，你的善良比热乎乎的饭菜更暖……

“我捐不了多少钱，但是我可以出力”

疫情的需要，必须在几天之内拔地而起火神山、雷神山医院。

来支援建设的一位山东大汉说：我来之前啊，就偷偷写下了遗嘱，就是想着，如果我有万分之一，就让我儿子朝着武汉的方向磕个头就行，不用为我难过。

像这样援建的师傅很多，他们来到

工地，也担心，也害怕，但从来没有退缩过，也没有问过能挣多少钱。

在他们看来，我捐不了多少钱，但是我出力……

这个世界不存在超级英雄，但有着千千万万个闪光的普通人。

“我们的城市病了，但我们依旧爱他”

钟南山说，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。其实哪有什么英雄，他们不过是城管、环卫、交警、医生、特警、街道办……

面对灾难，他们挺身而出，穿上了制服，开始拯救自己的城市，褪去这身衣服，他们也只是普通人。

“我们的城市病了，但我们依旧爱他”，正是这些奋斗在一线的人，在这场灾难中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温暖和感动。

(摘编自“企鹅杏仁”微信公众号文章《疫情中，17个温暖的故事》、“崔玉涛的育儿园”微信公众号文章《疫情爆发19天，这些普通人的故事，看哭了所有人……》)

名家寄语

月初，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发起“抗击疫情、共克时艰”——各界名家寄语征集活动，迄今已获近百位各界人士手书寄语。他们以朴素而温暖的文字传递理性审慎的思考，弘扬守望相助的正能量。

现摘录些许吉光片羽以饕读者：

冬将尽，春可期；山河无恙，人间皆安！
——张文宏（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）

在这场“战疫”中，没有旁观者！要尽早、尽快、尽全地采取有效措施，阻断病原传播，保护人群，研发有效疗法治疗被感染病人。
——葛均波（中科院院士、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教授）

万众一心，众志成城。
——陈佩秋（画家）

人要生存，必须克服自身的弱点，杀灭环境中潜伏的病魔，还要记住我们都搭乘在同一条船上。
——马振骋（法语文学翻译家）

谨向抗击病毒的勇士们致敬。
——任溶溶（儿童文学作家）

2020年2月3日早上10:30，完成了与下一组支援团队的交接。跟往常一样，按着顺序脱下一层一层的防护：护目镜、防护服、帽子……一遍一遍地洗手。回到休息室，将早已准备好的酒精棉签塞进耳朵、鼻子进行消毒，味道很冲，也有点刺激，但这些都天下来也已经可以耐受了。回想起这一周，不禁为团队中的每一位姑娘骄傲！

义无反顾 “我报名”！

从疫情开始之初，我就时刻在网上关注着事件发展的动向，当医院领导宣布召开支援动员大会，通知报名那一刻，没有通知父母，就自作主张地报了名。

大年那夜那天晚上刚到家，便接到领导的电话，通知我成为第一组院内护理支援组组长。将由我带领另外5名来自不同科室的护理姐妹对隔离病房进行支援。

挂了电话后，将消息跟父母说了，本以为会有回应，等来的却是静默。老妈一声不吭地从厨房将一道道精心准备的菜端出摆好，沙发上的老爸无声地调着遥控器。我大抵是知道他们的心情，笑着跟他们说：“没事的。”

后来两天，家里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，直到出发前一刻，老妈为我戴了被羽绒服的帽子，轻声说道：“注意安全，我们等你回家！”我用力地点了点头，转身出发。

“初识”团队成员

支援前的一天，医院为我们开展了隔离防护的培训，也是在那里，我见到了我团队中每位成员的庐山真面目！都是年轻护士，年纪最小的两位是17、18届的小妹妹。在后续的相处中了解到，团队中的每一位都是接到通知后，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加的。

团队中有几个姑娘，父母都不在身边，她们都是悄悄地报了名，选上后才告诉了父母。每每询问她们：“父母是否支持？”她们总是笑着说：“当然啦”，眼眶却不自觉地红了。

团队中年纪最小的李依尤为特殊，她在湖北读书，父亲在武汉工作，本来因疫情被隔离，我们心疼她，她却说：“我的老师、同学现在都在奋战在一线，而我不能前往一线支持她们，但也希望在自己医院出一份力。”

作为我们团队中唯一一位母亲，鞠莹在收到支援消息后，连夜把两岁的小宝送到了母亲家中，没有多余的叮嘱，便加入了支援的队伍。

就这样，在一声声的义无反顾的“我报名”中，我们见到了彼此，成为了战友！

压坏的脸，洗裂的手和不动摇的坚守

去隔离病房工作的第一天，大家都有些紧张。前一组团队的护士长跟我们进行了交接班，交接完成后，我们便成为了驻扎在这里的新一批“战士”。交接班中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牢记所有的消毒隔离知识，一遍又一遍地学习防护服的穿脱，确保所有人都做到万无一失。所幸，大家都用最快的时间适应了新的环境、新的伙伴、新的造型。

在隔离病房的工作中，我们需要长时间穿戴着防护服、护目镜等器具，为了避免暴露风险，所有器具均需佩戴严密。护目镜时常起雾，有时低头做着事情，护目镜里的雾气便凝结成水往下滴，此时，姑娘们都会开玩笑地说：“佳琪老师，我哭了！”她们的玩笑却让我笑不出来，因为我知道，那护目镜下，是一张张早已压得不成形的脸，一双双被熏红的眼。但她们总是这样，再忙再累的时候都会笑着说“没事！我可以！”

除了脸，还有那双手，那双平日里万般呵护的手，也在长期浸泡于消毒水中、佩戴手套过程中变得“面目全非”。偶尔，看着这样的手，她们也会低声询问：“得用多少护手霜才能养回原来的手呀”，但第二天，她们又整装待发，全副武装地进病房工作。大家都用实际行动证明着，无论如何，穿上了防护服的我们就应扛起我们的职责。

坚守住每一岗，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。

(摘编自“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”微信公众号文章《同心抗“疫”！我在隔离病房护理的日子(一)》，作者：倪佳琪)

身后的倩影。调、揉、擀，越是蹂躏，越有劲道。特别是发酵的这道工艺，使麦粉羽化成蝶，翩跹起舞。

微信圈里，正在播放这座安静的小城空巷无人的短片。外面，从如此沉寂。可在这个家里，烟火里米饭的香味，爆炒的香味，发酵的香味，各色食材蒸煮煎炸的香味，正是有了他们的弥漫缭绕，才暂时驱散了疫情带给我们的慌乱。

说实在，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，也许我也淡忘了简单的食材曾经如何被物尽其用，发挥出它们每一份光亮。可每天限制外出采购，我们只能精打细算，为孩子们变出各种花样，满足他们刁钻的味蕾。而自己在粗茶淡饭里，才更多想起当年食味的最朴素记忆。

十五岁的儿子正值青春，整天饿狼似的。平时想着他长个儿，想着法子就是考虑营养，又是迎合他的口味。这两天，他虽嘴上不说，可一上餐桌就耷拉着头。

热气腾腾的馒头上桌时，我一字一句地像是对孩子，似乎也是对自已说：“有口热饭吃，就已经不错了。”

有口热饭吃，已经不错了！
(摘编自“单读”微信公众号文章《疫情中的农村生活》，作者：叶丽红)



疫情中的农村生活 土里刨出的滋养

我下意识地将瓜皮又反复刮了又刮。

父亲有退休金，他们自己养老绰绰有余，可父母还是固执地守着乡下的一分菜田。每次回去，应季蔬果塞满车子。前几年，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劝慰他们不要下地忙碌了。可都是我说的，他们做他们的。现在，也明白了：田地是他们一辈子的寄托。在田间地头，他们会觉得自己还是年轻的，有干不完的活，使不完的劲儿。

可很多时候，从他们那拿来的蔬果大都吃不完。眼看着它们一点点打蔫，心里真不是滋味，看了又看，摸又摸，怎么也不忍处理。倒不是觉得自己有多勤俭持家，哪怕是一件没穿的大衣，不喜欢照样抛弃，哪怕是上百元一

斤的海鲜，不新鲜马上丢弃。同样的蔬菜，自己买的，可以心安理得地随手一扔，可那是年老的父母，一下一下挖的，一根一根种的。一想到他们正在劳作的苍老的身影，嚼着他们送的食粮，我觉得自己整个人就潮湿厚重起来，就能安下心来做好手头的事。就能俯身看到，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个体。

做馒头的技术活，也是母亲传授我的。母亲说，看一个人会不会揉面，就看他揉完后，砧板上有没有被粘着。

揉入酵母粉。开始和面，糯糯的南瓜与干燥的小麦粉慢慢交织糅合。继续将面粉小把小把分散洒于砧板上，面团一个裹身，就吸铁石似地将面粉全吸附到身上。哪里有粉末，就用双手将面团

一滚，上面就荡然无存了。

在不停的揉搓里，那股淡淡的、独有的麦香弥漫在空气里。感觉这个家都变得有生机起来。这凝聚着大自然冰雪雨露的麦香，让我莫名想起了儿时春天的原野，成片成片紫云英花盛开的原野。那一个个曾经在花丛间奔跑的瘦小的孩子，不知道他们现在安于哪儿，可好？

醒面半个小时后，掀开盆盖，一股酸中带甜的发酵后的特殊的味道，扑鼻而来。这是多么熟悉的儿时早起走进厨房时的味道，母亲天蒙蒙亮就为我们蒸馒头的味道。

在食材里，我最钟情于小麦粉了。它可以九九八十一变，长长的面条，胖胖的馒头，酥脆的油条，都是她华丽转